

附錄

太炎先生。爲當代國學大師。稍知治國學者。無不仰之如景星北斗。醫學特其餘緒。而亦精思冥悟。深造獨絕。先生論醫之作。散見於報章雜誌者。皆不脛而走。珍如拱璧。衡之等。嘗欲輯先生諸作。爲論醫雜著。列入國醫學院叢書之一。以人事倥傯。遷延未就。今類案先行出版。因以昔所搜集者。附諸其後。其文字思想之樸茂瑰奇。皆足以益人神智。使景仰先生者。亦得稍慰飢渴云。

章 太 炎 先 生 論 醫 集 目 錄

傷寒論講詞·····	一
論溼溫治法·····	九
霍亂論一章·····	六
霍亂論二章·····	三
霍亂論三章·····	三
猩紅熱論·····	三
論肺炎病治法·····	六

治溫退熱論·····	三
黃疸論·····	三
論骨蒸五癆六極與某君書·····	三
與余雲岫論脾臟書·····	三
答張破浪論誤下救下書·····	三
腳氣論·····	四
與田桐書·····	四

附錄

章太炎先生論醫集

章次公編纂
徐衡之

傷寒論講詞

西醫與中醫治療上結果之比較。彼西醫重在解剖實驗。故治腑臟病見長。吾中醫講求歲時節令。故治時感病見長。不獨近今爲然。古亦如此。如華陀善剗割之術。及治傷寒。則技甚短。外臺祕要述其方。傷寒一篇。僅有五苓散而已。故元化之治傷寒。不見信於後世。而仲景傷寒論爲治時感之要錄矣。要知仲景傷寒論。其論病機。乃積千百年之經驗而來。閒及五行之說。特猶算家之以甲乙丙丁代數耳。若近代葉氏之流。於病狀尙未說明。先以五行之談爲鋪張。則直是油腔滑調矣。五行六氣所配。本亦不同。例如言五行。肺爲金。胃爲土。言六氣。則太陰爲溼土。陽明爲燥金。則知五行之說。不妨

隨意分配。故祇可作比例觀也。至說解剖一事。亦已載在靈樞。但所以多錯謬者。蓋由祇剗胸腹而不能割剝肌肉。故所載十二經特爲謬誤。至世人誤言肝臟在左。滑伯仁獨言肝臟在右。其道在左。其說則與實事相符。蓋臟腑部位本較血管爲易瞭也。其他如膀胱無上口之說。亦以察視不精故爾。自遠西解剖之設行。有可以證明吾土舊說者。卽如衝任督三脈。衝卽大動脈。內經云。衝爲十二經之海。又曰。衝爲血海。明謂血脈之本源。其義可知。又考靈樞經云。衝脈出於頰頰。乃卽西醫所謂大動脈弓者近是。又云。上胸中而散。亦是大動脈之一支。惟大靜脈向未明言耳。任卽輸精管。舊謂鬚由任脈上榮所生者。誤也。督卽脊髓神經。惟神經散布於周身者。爲吾土所未也。至十二經脈之說。內經云。心合脈。又云。血皆屬心。此義中西本無異論。但諸臟腑各自有脈。外通手足。則與解剖實驗者迥異。蓋血之流行。由心臟搏動。自大動脈出而分布各處。其頭面手足之脈。與各臟腑原不相干。如靈樞所說

手之三陰從胸走手。足之三陰從足走胸。手之三陽從手走頭。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。則恐當時臆想之談也。仲景以太陽陽明等名篇。不過沿用舊名。要於經脈起止之說無與也。又中三焦屬手少陽經。內經言上焦如霧。中焦如漚。下焦如瀆。是象其形。又曰。三焦者決瀆之官。水道出焉。是指其用。難經則謂三焦有名無形。試問三焦究有物否。大概卽西醫之所謂淋巴腺者是。故素問稱之曰孤府。因其各處皆有。又謂半表半裏者何。蓋半表者。卽金匱所謂腠者是。三焦通會元真之處。半裏者。謂其內在胸腹之中也。今解剖學中言淋巴幹。左曰胸管。由下而上。右曰右淋巴管。由上而下。大約所謂胸管。卽是上中二焦。其淋巴管之在下者。卽是下焦。且經言下焦別迴腸。則係淋巴管在下者無疑。總之三焦是腺。似屬可靠。故內經謂爲決瀆之官。凡此皆可據彼新說以相證明者也。若夫診脈之法。內經有三部九候。仲景傷寒論則僅有三部而無九候。所謂三部者。人迎寸口趺陽是也。較內經則爲直截。

易明矣。傷寒論一書。大概是治外感的書。難經云。傷寒有五。有中風。有傷寒。有溼溫。有溫病。有熱病。則傷寒論是廣義的傷寒。非五者中之一種傷寒。卽如瘧。溼。喝。三症。本在太陽篇中。叔和因與傷寒少異。特爲移其編次。若據仲景原書。則三症亦可謂之傷寒。可見傷寒是廣義之傷寒。非專指發熱惡寒一種。而自唐以來。或以狹義視傷寒論。如唐孫思邈千金翼方。首謂傷寒全論不過三方。桂枝麻黃大青龍是也。其餘均爲救逆之方云云。余意不然。若小青龍湯。亦豈爲救逆者乎。又如金劉河間以爲傷寒論祇論傷寒。與溫病無干。詎知傷寒論提綱中已說明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乎。且如服桂枝湯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。白虎加人參湯主之。則明明揭出溫病之治方。又有所謂汗後惡熱。用調胃承氣湯。亦爲溫病立法。况陽明一篇。全爲熱病而設。所謂正陽陽明。卽熱病是也。柯韻伯曾謂仲景六經各有提綱。非定以次相傳。其語甚確。柯氏又謂傷寒祇太陽少陰太陰有之。肝

胆爲發溫之原。陽明爲成溫之藪。甚病傷寒者鮮矣。語尤精闢。故厥陰脈滑而厥用白虎湯。少陰脈微而厥用通脈四逆。同是一厥。治有不同。卽少陰篇中之用黃連阿膠湯。甚則用承氣湯。亦是溫病。非由太陽經傳來可知。昔人謂少陰病必由太陽傳入者。則由叔和序例日傳一經之說誤之。按日傳一經。義出內經。而仲景並無是言。且陽明篇有云。陽明居中土也。無所復傳。可見陽明無再傳三陰之理。更觀太陽篇中有云。二三日者。有云。八九日者。甚至有云。過經十餘日不解者。何嘗傳一經耶。蓋傷寒論全是活法。無死法。陽明無再傳三陰之理。而三陰反借陽明爲出路。乃卽內經所謂中陰溜府之義也。且傷寒本非極少之病。亦非極重之病。仲景云。發於陽者七日愈。發於陰者六日愈。足見病之輕者。不藥已可自愈。更可見傷寒爲常見之病。若執定日傳一經者爲傷寒。否則非是。不獨與本論有悖。且與內經所謂熱病者傷寒之類也一句亦有抵觸矣。故六經遞傳之說。余以爲不能成立。近日本

人以遠西所謂腸窒扶斯譯爲傷寒。因其病亦是七日一期。頗有相似。究未確當。其實乃爲吾國傷寒論太陽篇中之抵當湯證也。所謂抵當湯證者。脈微而沈。少腹硬滿。其人如狂。仲景斷爲太陽隨經。瘀熱在裏。經卽小腸。不涉膀胱。故小便仍利。與熱結膀胱用桃核承氣湯證之小便不利者絕對不同。且當六七日間。尙有表證。頗與腸窒扶斯證潛伏期相似。惟用藥治療則絕異。西醫謂腸窒扶斯不可下。誤下則腸穿孔而下血。將引起腹膜炎。而此乃以猛藥下血者。蓋發病至此止六七日。非有兩星期之久。故下之無穿孔之患。金匱治腸癰。膿未成可下之。用大黃牡丹湯。膿已成不可下。卽其例也。若至兩星期後。用小品犀角地黃湯加黃芩方爲近是。總之腸窒扶斯祇是太陽傷寒之一證。非可以論傷寒全體也。至厥陰中之厥熱相間一種。先寒後熱。數日而平。平後復發。乃卽西醫之所謂再歸熱也。但其中厥少熱多。用白虎湯。厥多熱少。用當歸四逆湯。須有分別。昔高世栻有厥瘡之說。恐非

是瘧。亦是此厥熱一類耳。又傷寒少陰病本多寒症。河間以爲傳經之病無有不熱。而疑仲景爲誤。不知少陰寒症本是猝發。絕非由傳經所得。其與太陽傷寒。證狀既異。分爲兩種病亦可。若依內因外因言之。則太陽傷寒全是外因。而少陰傷寒乃素有內因而新遇外因者也。內因者何。心臟虛弱是也。少陰厥熱。固由於此。卽間有熱證。亦所謂心虛者熱收於內也。但仲景書本是廣義。故盡稱爲傷寒耳。要知傷寒論所包者廣。卽汎言五種傷寒。恐亦不能包括。何況太陽一種乎。觀仲景序論云。宗族數百人。十年之中。病傷寒而亡者過半。則非一種傷寒可知。又曰。雖未能盡愈諸病。庶可見病知源。若能尋余所集。思過半矣。苟其中不涉溫病。何能思過半耶。總之治外感症法。悉自傷寒論出。可無疑義。至近今治溫病方。葉香巖開其端。吳鞠通繼其後。王孟英統其成。惟孟英膽氣較葉吳爲大。然銀翹桑菊等方服而卽愈者。恐亦非真溫病。不過小小風熱。或少陽之遊熱耳。如真爲溫病。此等方亦不能治。

必傷寒論中梔子白虎等湯始可奏效。而葉吳輩以爲苦寒遏。伏不如改用甘寒。詎知真正溫病。未有不至陽明者。苦寒尙有泄熱之功。甘寒則徒增液而厚腸胃。不獨此也。更有以爲溫病藥總宜涼。每令早服犀角。而反致神昏譫語者。比比。觀仲景方未有用犀角者。本章謂犀角解毒。千金外臺方中多以犀角止血。故凡大吐衄大崩下或便血等。多以犀角治之。蓋犀角有收縮血管之功能也。陽明病原有自汗。今反以犀角收之。於是將邪逼入腸胃。神昏譫語自然起矣。人每不明此理。以爲神昏譫語總是邪入心包。因此犀角之誤服終不瞭然。惟陸九芝爲能知之耳。由是以觀。河間已遜仲景。葉吳輩更不如河間遠矣。夫仲景方法本甚圓活。用之得當。效如桴鼓。其於溫熱。惟麻桂二方。所治有異。餘如麻杏石甘等方均可用也。至河間雙解散防風通聖散。雖間有可用。而立法已不如仲景遠甚。卽如防風通聖散一方。旣用麻黃之發汗。復用硝黃之攻下。其法固屬兩解表裏。自仲景麻石甘杏湯大柴

胡湯得來。然仲景立法精嚴。凡兩解表裏者。外既用麻黃之發汗。內祇用石膏清裏。而不任硝黃之攻下。如麻杏甘石湯是也。內既用大黃之攻下。外祇用柴胡和解。而不任麻黃之發汗。如大柴胡湯是也。若一汗一下。彼此牽制。則仲景從無此法。河間之方。蓋已變仲景之本。無怪柯韻伯斥之爲庸醫矣。

編者按。此作原爲章炳麟先生在杭中醫專校講辭。以記錄不達其意。因屬章君次公二次抄正。復經先生手自刪定。已非原稿之舊。讀者幸勿以抄襲見譏焉。

論溼溫治法

溼溫名見難經。爲五種傷寒之一。病多見於夏秋之時。其候朝至日中。身熱甚微。晡時身熱稍增。亦潮熱類也。熱初不甚。二七三七日間。其熱以漸而高。遠西謂之腸窒扶斯。彼說小腸黏膜。寄生微菌。漸至生瘡。故腸部多雷鳴疼痛。病經二七日。則熱漸張弛。脈亦細微。譫語昏聩。有下血而愈者。亦有腸中出血穿孔以至死者。故於下藥畏之如虎。如彼所言。雖於溼溫之義稍

異。而於太陽病之名轉爲真切。病果有菌。要之非溼亦無以滋其毒。則二說相爲因果矣。其云小腸生瘡者。卽大論所謂太陽隨經瘀熱在裏。應以抵當湯丸下之者也。其自下血而愈者。則猶大論所謂熱結膀胱。血自下。下者愈也。此土治溼溫也。術雖未工。然非經誤治。則絕無下血出血之候。蓋時醫於此。無不以黃連主療。黃連性能解毒厚腸胃。則腸中自無生瘡之患。乃所以遷延時日者。祇以最初不敢發汗。其次治之又無定術也。下血蓄血之候。此土非誤治不常見。而西醫治療者多有之。夫以病在小腸。竈穴深阻。邪毒外行。則延於經脈。上行則薄於胸府。此其分殺之機也。不能乘其出而迎擊之。又不能因其雷鳴而圍攻之。小腸聚毒。展轉益厚。幸以生理自然之機。其血自下。毒得宣泄而愈。醫於此。則可謂至無術也。若至小腸鞭滿。血不得下。非以抵當丸下之。病何由去。苟患穿孔而先養癰。迨潰爛日甚。穿孔果可免耶。抵當之與承氣。厥用不同。下之而腸穿孔者。未之有也。假令下血不止。自有

芍藥地黃湯治之。安用臨事迟機爲。且夫焦頭以救療。不如曲突而徙薪。治苟有法。則抵當湯丸亦無用矣。案大論痙溼喝本在太陽篇中。王叔和無故移編。而溼溫之治遂不可見。其陽明病之瘀熱發黃。與太陽病之瘀熱蓄血。但見其末。更無其本。活人以溼溫無下手處。撰用白虎加蒼朮湯治之。夫蒼朮之燥與白虎之潤。用正相反。自非渴欲引飲。無用白虎之理。若果渴欲引飲。則是溼已去而熱獨在也。但用白虎已足。安取蒼朮之蛇足乎。誠欲溼溫兼治。仲景自有梔子厚朴湯。近觀溼溫之候。至四五日。無有不患胸滿者。則梔子正爲對證。而白虎非病勢傳變以後不用也。溼溫固多自汗。亦自有無汗者。仲景有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。今拘於脈經重喝之說。雖微發汗亦禁不用。此又所謂因噎廢食者矣。若乃自汗不止。白斑出手足冷者。此爲邪盡而正亦衰。又當以寒溼法治之矣。今錄仲景十一方。小品一方。以爲治溼溫之準繩。而祕要所載熱病蠱瘡諸方。學者亦可互攷焉。

太陽病。發熱。日晡所劇者。此名風溼。夏秋間氣溫。其風卽溫風矣。宜麻

黃杏仁薏苡甘草湯。

每服四錢。以香薷代之。亦不敢用。

溼家自汗出。胸中窒。腹滿者。宜梔子厚朴湯。

胸滿腹中雷鳴者。宜半夏瀉心湯。

生半夏用

服半夏瀉心湯已。若但發熱。渴欲引飲者。此溼已去也。宜白虎加人參

湯。微者。但與煖水。次與五苓散。

五苓散不可作湯

以上正治法

溼家誤治致發黃者。宜梔子梔皮湯。劇者亦茵陳蒿湯。

溼家誤治。或發黃。或不發黃。但脈沈微。或沈結。小便自利。小腹鞭滿。其

人或昏聩。或發狂者。此小腸有蓄血也。宜抵當丸下之。

每服三錢

以上救逆法

溼家服抵當丸已。瘀血得下。若下不止。血淡紅者。宜小品芍藥地黃湯。

地通名厚角
黃湯

以上幹旋法

濕家自汗出不止。白斑出。手足冷者。宜白朮附子湯。微者但與防己黃
芪湯。

濕家病。十餘日。熱暴下。身冷。脈微細。無少腹鞭滿候者。雖自安臥。一二
日必自尿血而絕。此非欲愈。心弱。腎不能泌別故也。急與白通湯。甚者乃三

四服。

寒厥之與熱厥皆人所難辨。今以寒暑表探口
量取辨之。甚易。曾見有體溫降至九十度者。

以上急救法

復次。遠西於腸窒扶斯。慎其飲食。雖糜粥亦不得與。此蓋過甚之論。凡
熱病將息。生冷魚肉麪酪五辛臭惡之物。皆不得食。大論桂枝湯方下具之。
非獨腸窒扶斯也。今人多食膏油。病亦當戒。飲食不慎。醫藥之功不過及半
爾。

問者曰。腸室扶斯。遠西以其無特效藥而不能治也。今子云服黃連者無下血出血之患。豈黃連爲此特效藥耶。曰。猶有苦參焉。据本草別錄。苦參主心復結氣。黃疸。溺其餘瀝。逐水。除伏熱。腸澼。癰腫。療惡瘡。下部蠱。則殺菌除熱利水之效。過於黃連也。千金療天行熱病。五六日以上。宜服苦參湯。參苦

黃三味地

張文仲療天行熱毒垂死破棺千金湯。直用苦參。文仲或以是爲吐

劑。千金蓋以是爲寒劑。若用諸溼溫。視諸溫病當更效。昔人治熱病狂言。有以苦參爲末。每服二錢。用糞散法服之者。今用仲景法。則自微發汗後。尙有諸方。必欲直攻病本。則一味苦參亦足爾。以病態多變。故不欲執言也。

問曰。吳有性溫疫論。以爲邪氣舍於募原。故首用達原飲導之。觀其以檳榔厚朴草果治溼。以知母黃芩治熱。知其所謂溫疫者。實亦溼溫而已。顧吳氏以爲寒劑沮遏熱勢。用之則其熱愈甚。故傳胃以後。果於用承氣而懲於用黃連。又稱溫疫裏證。神色不敗。言動自如。急然六脈如絲。或至於無。皆